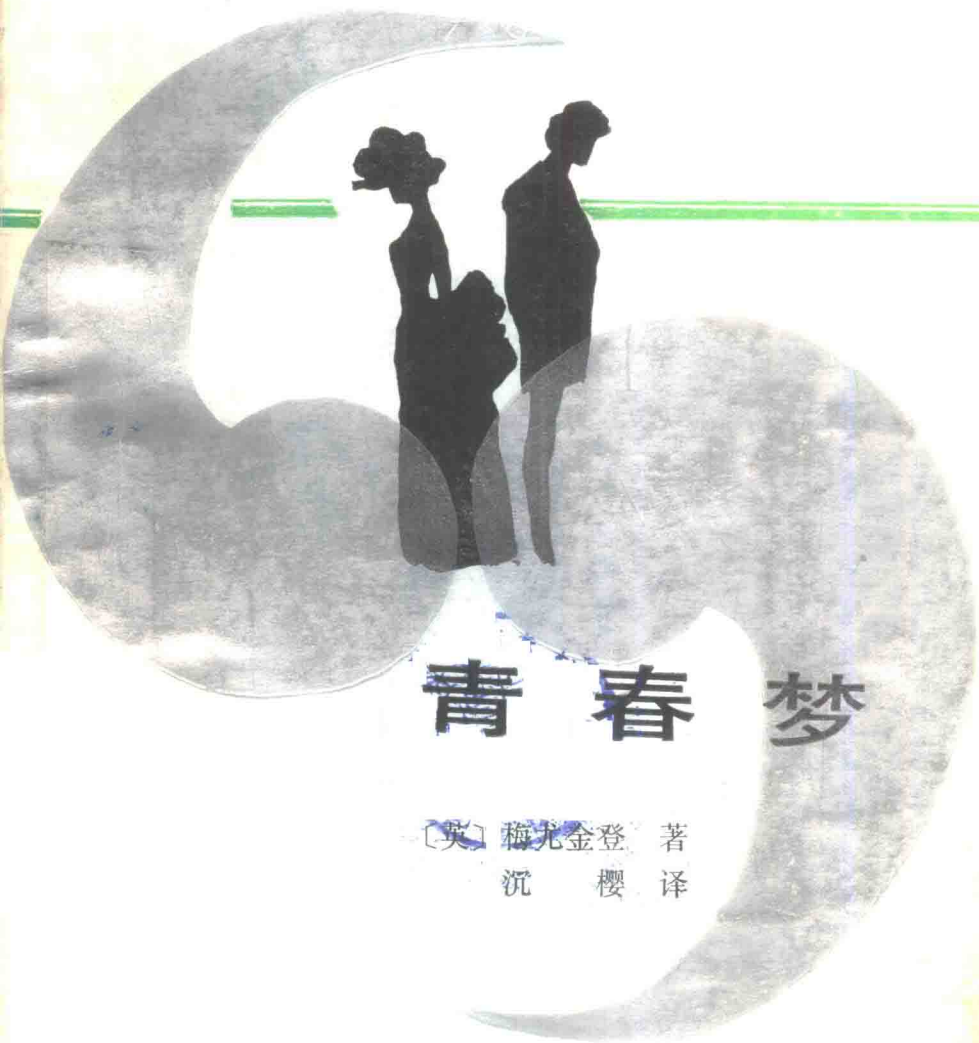




青春梦

〔英〕梅尤金登 著
沉 樱 译

青春梦

〔英〕梅尤金登 著
沉 樱 译

青春梦

(英) 梅尤金登 著

沉 樱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36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ISBN 7-5329-0613-4

I · 11

统一书号: 10331·108 定价: 1.30 元

译者前言

梅尤金登 (May Edginton) 真名为: Mrs Francis Evans Baily (1883—) 是英国的一位小说家兼戏剧家。她的著作很多, 但在中国, 据我所知, 似乎还没有人介绍过。我看到她的原作, 也是近几年的事。那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 到台湾来之前, 在上海的龙门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英国著名小说选》。就在这本书里,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一篇小说, 并且得到深刻无比的印象。那篇小说的名字是 “Purple and Fine Linen” 在技巧上和内容上, 都有极高度的表现, 堪称稀有的短篇杰作。到台后, 译出发表于《路工月刊》, (译名为《出乎意外的故事》) 曾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给了我不少鼓励, 因此也更引起我对于她其他作品的向往。可是在台湾想买英文书不是容易的事, 直到最近才托在美国的友人给买来几本她的长篇小说, 而这本《青春梦》就是从其中一本译出的。

这书原名为 “Fair Lady”。内容是写一个小镇上有一对安分守己的青年男女, 他们已经订婚, 一心想着成家立业, 别无其他幻想。偶因一位女名伶来为博览会剪彩, 竟引起他们对于这平凡生活的不满, 憧憬起外面的广大世界来, 又因为一点误会, 他们解除了婚约, 分道扬镳, 奔向外面去冒险了。他们在伦敦, 在纽约, 见识了很多, 经验了很多, 也忍受了很多。后来是彼此都成了轰动一时的名伶, 可是他们仍保持着青

年的纯真，不随流合污，忍受不了豪华生活的黑暗面。结果他们无意中遇见，又言归于好，并且荣归了故乡。这样一个故事，是表现有为的青年总是不甘平凡，富于幻想憧憬，欢喜冒险奋斗的。而这冒险奋斗当然不限于去做名伶，因此擅改为“青春梦”这个名字。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最值得欣赏的还是人物的描写，心理的分析和场面的刻画。也许因为作者同时是戏剧家的原故，她的小说是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活泼和画面的美丽，只是因为译者笔拙劣，未能将精采之处充分表出，这是衷心觉得歉疚的。

非常感谢寄此书来给我翻译的好友碧文和几位热心帮助我抄写的学生，这是我看到这本译文便不能忘记的，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致最大的谢意。

译者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于斗换坪

第 一 章

玖丽买好了东西向家走着。在一个花样新颖的篮子里放着半磅茶叶，一包杏仁，一些小饼。这篮子是她的异母姐姐蒙妮嘉在去年展览会中买的——今年的展览会又快到了。时光在费尔瓦特流过，就象小溪流过草原一样平静。

“蒙妮嘉买这篮子整一年了；这一年中发生过什么事情呢？”玖丽心里在想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在这阳光照耀的街上，她遇见不少的熟人在那些铺子里走出走进地买日用的东西，她看见人家的院子里杏花正在盛开，复活节修整的网球场，还保持着分明的白线。

太阳照在玖丽的钻石订婚戒指上，闪闪地发着光。

戴着订婚戒指实在是挺可爱的，并且有那么大的一颗钻石，每次望一下自己纤纤的手便觉得很愉快，同时想起“我和勃瑞订婚了。”

一年前这戒指便戴在那里了，再过一年，也许还是孤单地戴在那里吧？

费尔瓦特的生活是多么平静啊！

用不着急忙。从出生，结婚，到死去，一生时间够长的。

但玖丽有点急躁地在街上走着，也并不是为什么事急躁，只是急躁着罢了。

她走过莫尼牧师家的门口，看见牧师正在花园里看着园丁

修剪玫瑰。

“我不要看生活，我要过生活！”这念头在玖丽的心中一年年地，甚至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变得强烈起来。

她看着查莱·莫尼牧师那么宁静地在他的花园里走着，记起刚才听来的使她激动的消息，她心里想着：“就是他大概也是生活过不平凡的生活——在他到费尔瓦特来以前。”

这时她又看见勃瑞的上司狄康律师慢慢地走过街去，在敲韦白瑞老小姐的门。今天早晨大家都说她又为自己想象出一种新病，在立第一百次的遗嘱了。

那么勃瑞现在是一个人在事务所里了。

玖丽喜欢叫别人快乐，她想如果她绕一点路，在他的事务所的窗下经过一下，那时使勃瑞多么快乐呢。她想到就立刻做了。

她顽皮地微笑着，轻轻地敲了敲他靠近的窗子。

隔着那窗口的铁丝网，她一眼便看见了他头部的轮廓，他正埋头在堆满文件的桌上工作。宽宽的额头，漂亮的面孔，光亮的眼睛——这就是勃瑞。就是他把那孤单的钻石戒指戴到她的指上的。天呀！这已经多么久了！想起来真是有趣得很，他是那么坚决自信，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他要把握住生活，创造生活，他主张生活稳定了才能结婚。好象费尔瓦特这地方的生活总会提高他的地位。这就是好斗的勃瑞，他不奋斗到底是不肯甘休的；这就是忠实的勃瑞，他在费尔瓦特出生长大的，他确信费尔瓦特可以比得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她知道她突然的到来会使他多么高兴，自然他是从来不把心里的高兴充分表现出来的。韦白瑞小姐说他沉静而坚强，但这位老小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那时代的女孩子能希望什

么……

勃瑞果然很高兴，从他那离开桌子走来开门的样子中可以看出。他站在门口望着他的未婚妻和她手中的篮子。

她现在是在为蒙妮嘉出来买东西的，有一天——时机成熟结婚之后——她会同样为他俩的小家庭出来买东西的。

太阳温暖地照着这对年轻人。

“亲爱的，进来坐坐好吗？”

自然他是希望她进来的。他从昨天晚上送她回家后，还没有再看见过她。玖丽心里也很想跨进那律师事务所的门口，但她微笑着说：“呵！勃瑞，我没有工夫。”

在他们刚刚订了婚的时候，要是遇到这种狄康律师出门去了的机会，勃瑞会不容分说地把她拉进去的。

但是现在情形完全改变了——事情多么容易变得平淡无奇呵！

“那么，”勃瑞很实际地说，“要是你没有工夫进来坐一会儿，我下午去看你吧。”

“你五点钟可以完事了吧？”

“也许要到六点。”

玖丽觉得这样是很对的，一个订了婚的人专心工作是可嘉许的。再说，这个律师事务所附近一带是最大的一个，狄康律师又是很器重勃瑞的。韦白瑞曾说勃瑞的前途是无限量的。莫尼先生也说过：“勃瑞是个很好的青年，他宁愿工作不愿玩耍。”但说这话的自己是常常看着园丁修剪玫瑰，或是从书上抄一段文章做讲道的稿子的。

“要是我在六点钟以前把事情办完，天黑之前我们还可以去玩几个地方。”

“我做了些你喜欢吃的小饼。等你来吃茶。”

“亲爱的，把它们留到星期日吃吧。”

星期天他们要骑马到城外去野餐。

“好！就留到那时候吧。”玖丽微笑着说。

站在门口的勃瑞换了一下站的姿势。一个男人的工作比起女人上街买东西，做小饼子重要得多了。

“再见，亲爱的。”玖丽从沮丧的心里勉强发出愉快的声音这样说着，便转身走了。

“再见，亲爱的。”勃瑞说。

玖丽没有回头望一下便走了。他真实得厉害，要是他说一声：“怎么会这点工夫都没有！”硬把她拉进去，也费不了一分钟的时间。

好象在费尔瓦特，时间真是那么珍贵的！但他，毫无疑问地是说完了“再见”便赶快跑到他那铁丝网后桌上了。

虽然玖丽头也不回地走了，但勃瑞还在那里望着她的后影。他不由得这样做着，尽管工作是重要的，但她那穿着自己洗熨的蓝布衣的苗条身材是那样优美！她昂头走着的样子就象一头小鹿！

她在转弯的地方也没有回一下头，便一直向着蒙妮嘉的小房子走去了。他白白在那里望了一阵子。

蒙妮嘉有一次曾说：“勃瑞，我看玖丽是不大有心肝的。”

一个三十九岁的老处女对于一个象跳舞的仙人一般的妙龄女郎，会有什么好的批评呢？当时听了她这话，他曾立刻这样想着。但一个女孩子对于在后面望着她的情人总应该回头一望，招一招手才对的。

他记得韦白瑞老小姐曾感叹着说：“要是玖丽象她异母姐姐一点就好了！”

当然，他是不希望她象的。不过，在这春光明媚的五月，关在枯燥的事务所里，这一天实在冗长得令人难过，要是她在转弯的地方回头笑一下，招一招手那就完全不同了，这次的分手真有点令人不愉快。

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办公桌去了。

玖丽走在街上也觉得不愉快，好象心灵上有点饥渴之感。但她仍然在想着刚才走去敲他的窗子，对他说了声早安，一定使他很快乐，于是她又继续想着头先在想的结婚问题。男人方面的，女人方面的。她在想着不知在那平凡的生活里男人会不会真正继续爱着，女人会不会习惯那平凡的生活。当真，会吵架吗？当真，订婚过久会消灭迷恋的热情吗？也许不会的，在迷恋中结婚不是更危险吗？某人，某人都这样说过的。

他们曾对她说：

“亲爱的，等你年纪再大一点，就不会期望得这么多了。”

“玖丽，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着忍受失望的。”

“喂，情爱生活结束了倒好。”

情爱生活要多久就结束呢？

狄康太太说：“玖丽，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对于事情的看法就不同了；等你到了四十岁的时候，那就更不同了……”

“那么，那位丝薇·麦德逊是怎样呢？她的照像摆在莫尼先生客厅里的那位。”

“呵！她是个戏子。”

“嗯？”

“女戏子当然是什么都懂的。”

“我真希望能认识她们。”

“亲爱的，你的勃瑞一定不愿意听见你说这样的话。”

她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又在脑子里盘旋了，因此同时记起了狄康太太的这些话。她的眼前又浮起了莫尼先生家那相框里面的迷人的面孔。

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你到四十岁的时候，这位丝薇·麦德逊是多大岁数呢？她看起来，好象时光从未在她身上经过。就是经过，也未留下痕迹，不象蒙妮嘉和狄康太太那样。

快到家门口了，她远远地看见蒙妮嘉在推着剪草机修理草地。费尔瓦特的医生常对她警告，而主妇们常对她赞许地说：

“蒙妮嘉是情愿累死，也不愿看见工作不做完。”玖丽对于她这脾气也常劝阻，但毫不生效，她现在又在剪草地了。

抱着自我牺牲信心的蒙妮嘉隔着花棚的架子，也在望着她冷淡的异母妹妹。

这些时髦女子！看她们那种穿衣服随便的样子，真叫长辈的人觉得不顺眼！看她们那种不检点的言谈举止，简直可以把男人吓跑的，但他们竟象苍蝇见了蜜似的叮上来！生活是艰苦的，她们偏要使它轻松，但应该艰苦的总还是艰苦的！她们都把家务看得容易——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容易的，绝不会容易的！

今天早晨玖丽特别引起蒙妮嘉的不满，原因是她自己正穿着下厨房的工作服，最老式的鞋子，最破烂的围裙，同时满脸流着汗，使她的发卷都伸直了，她本来以为这可以保持到下午的。

“你总算回来了！爱拉等着要剥那杏仁。”

玖丽赶快从开着的厨房门口，把篮子递给那打杂的小使女。

“我去看了勃瑞一下。”

蒙妮嘉并不是嫉妒她的妹妹和那订婚戒指，她非常希望她能幸福地安定下来。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爱人，她的青春大部分是消磨在她母亲的病床边上的。玖丽今天的样子似乎特别漂亮、冷静，穿着出街的衣服便走到园子里来了，蒙妮嘉推着剪草机，累得满脸流着汗。

“我在剪草地。”

“可怜的姐姐，我早就看见了。”

“你这同情给我提神不少。”

“呵，蒙妮嘉，我也要来剪。”

“不要穿着丝袜子来剪草。真不知道为什么早晨上街也要穿丝袜子。”

“穿着丝袜子也一样可以剪草的。”

“你会把袜子弄坏的。”

“也许会。”

“那么，这袜子坏了看你还穿什么！”

“那就光着。”

“光着什么？”

“光着腿。”

“勃瑞会——，”

“会很高兴。”

“罩上件围裙，”蒙妮嘉尖声地说。

“不要。”

“一定要！”

“亲爱的蒙妮嘉，”玖丽把胸贴在剪草机的柄上说：“你太热太累了，让我来剪吧。”

“不，我们俩一块剪，这剪草机太重了。”

“我们应该买轻便的。”

“这是父亲留下来的，那时是园丁使用的。”

“那时候人是象奴隶一样工作的。”

“看你这口气，好象世界每天都在变。”

“在费尔瓦特以外确乎是这样的。”

他们一边一个扶着那把手，开始来回地推着。

“蒙妮嘉，我有点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

“莫尼先生要请丝薇·麦德逊来给展览会剪彩。”

“什么！是那位他认识多年的女戏子吗？”

“就是那放在他桌子上的照片，我们都看见过的。摆在那里有两年了。”

“说实话，”蒙妮嘉说，“你是不是也以为是市长夫人来剪彩的？”

“要是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那就不会这样轰动了。我真想看见她。”

“谁告诉你的？”

“狄康太太，说她这个星期六就要来。”

“她要住在哪里？”

“住在牧师家。”

蒙妮嘉吃惊地瞪着眼睛。

“他是单身汉呀。”

“他有个很好的女管家，裴尔司太太。”

“对于一个年老的牧师谁也不会乱猜想的。”

“这位麦德逊女士一定是很随便的。”蒙妮嘉讽刺说。

“她长得可真是漂亮。”

“那不过伦敦照相馆技术好罢了。”

“我们不要嫉妒人家吧。”

“嫉妒？”蒙妮嘉说，“对于丝薇·麦德逊这种女人我会嫉妒！”

“你知道她吗？”

蒙妮嘉并不比其他的费尔瓦特的人更知道她。她只知道他们的牧师交际很广，在一个比较快乐的社会中有很多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小报上曾登载着：潘尼尔夫人和莫尼牧师在耐斯公园散步。使费尔瓦特的人们大为震惊着。至于丝薇·麦德逊美丽的照像，摆在他的客厅里有两年了，每次他举行茶会，在座的人都偷偷地好奇地对它注视着。

他认识这位著名的女演员是不止两年了。他谈到她的时候，总是说“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老朋友。”

据说他每次到伦敦，都是住在她的家里。他园中有名的玫瑰或是冬天暖房里的康万馨，每次开了花总是先送些到麦德逊那里。

自己买的或是自己种的花和别人送的是绝不相同的，尤其对于一个女人，那是绝不相同的。有些女人好象是从来不必自己买花或是种花。

蒙妮嘉特别热心地推着那剪草机，好象要和那草地拼命似的。她心里暗暗地希望着看一看这位丝薇·麦德逊。

“这块草地都推遍了，再推也没用了。”玖丽说。

“再推一会儿。”

她们继续在推着。玖丽也继续谈着：

“因为她是莫尼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向特别注意地去读那关于她演戏的新闻，最近又大家谈论着她要到这里来的消息，想不到她下星期就真的要来了，实在有趣得很。”

“狄康太太看过一次她的戏，她认为也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哼——狄康太太！”

莫尼在换晚餐的衣服，穿上丝织品的晚礼服，精致的皮鞋。这是五月的夜晚，从开着的窗口飘进阵阵的花香。今年爬墙的花长得特别茂盛，正在开花。他把园中的玫瑰采了些放在餐桌上和客厅里。他的草地经过一冬的培养，现在象一片丝绒铺在那里。丝薇·麦德逊看了那满园的玫瑰和路边红白相间的雏菊曾欢喜得叫起来。

她已经到了这里。

她到这里是度周末休息的。这天是星期五。展览会是下星期一开幕。星期二早晨她就要回到城里去。

他同她在街上经过的时候，人们都挤在门口和窗口看她。好，星期一他们就可以正式看到她了。还有，星期天她也许会到教堂做礼拜的。如果她愿意在花园里的新鲜空气中听他念一段讲道词，那就等于表示她很赞赏他的园艺趣味，更要使他觉得高兴。

他会约了勃瑞和他的未婚妻来吃晚饭。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客如果只有他这单身汉陪着，费尔瓦特的人们会说闲话的。再说，他也不愿意和她过分亲昵。这一对年轻人一定会使她高

兴。这天下午，他和她一同坐在车里的时候，她曾说：

“卡莱，你还没有结婚吗？”

“还没有。你呢——还没有再结婚吗？”

“谢谢天，还没有再结婚。象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有过两次结婚和那么多难以相信的奇遇总该满足了。”

两次的结婚再加上不敢承认那些奇遇，任何女人都会满足了。莫尼心里忽然想起蒙妮嘉来，“可怜的灵魂！世上有多少这样的人呵！”

丝薇有着各样的花束，而别的女人一样也没有。

莫尼牧师打扮好了，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精细的蕨纱手帕，走下楼去了。

他的客厅在费尔瓦特是最优美的，配上那一瓶瓶的玫瑰花更显得宁静幽雅，这虽然是很温暖的夜晚，那壁炉里还烧着木柴的火。从窗口可以望见那树木编成的围墙，各色的剑兰正在开着花，下面是一片紫罗兰，再过几天就要换上三色堇了。多么可爱的一个住处！鸽子正站在笼子边上在啁语，你可以听见那继续不断的和平的声音。

莫尼牧师站在壁炉前面烤着背脊。做一个单身汉是多么舒服呵。

他听见有客人来了的声音。勃瑞跟在玖丽的后面走进房来。

她看起来非常漂亮，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这件衣服她曾穿着参加过去年的好几次舞会——网球舞会，戏剧俱乐部的舞会，狄康家的圣诞节的舞会。这是她照着纸样自己做的，另外在裙上多加了一圈银边。他的脸色有点激动苍白，但这使她的眼睛更黑更大了。

他们在走来的路上曾拌了几句嘴，也并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他觉得他们的情形有点不对劲，她太不了解他。她呢，也实在有点固执。自然，每个人都会赌气拌嘴的。特别是在很长的订婚期间，至于以后更不用说了。好在这争吵总会和好的，但是他们这次还没吵完便到了牧师家的门口，所以他们的脸色还没有来得及转变过来。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她不能十分了解男人。她太年轻了。

勃瑞用手拉了一下领带，勉强露出微笑来回答着莫尼先生的招呼。把他们让到靠近壁炉的沙发上坐下后，便走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去，那里放着裴尔司太太预备下的鸡尾酒盘子，一杯桔子汁。柠檬汁的瓶子，另外四个上等水晶的杯子。他一面斟酒一面说：“我们费尔瓦特是不兴这一套的，可是有着伦敦来的女客，我想，我们应该排场点，让我们自己也享受一下。勃瑞，你说怎么样？”

可是勃瑞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那伦敦的女客已经进来了。

她用那经过训练的步法走进来，她的举止已经成为习惯地那么优美自然。她的裙子象玖丽的一样短，或者更短点，她那穿着的丝袜的腿和脚无可比拟的美丽。淡绿色的薄纱衣服剪裁的那么合身，把她身段的苗条完全显露出来，一串珍珠的链子垂在胸前，和那淡绿的纱衣配得非常调和。鲜红的嘴唇，淡红的双颊，一头光亮的黑发。那对眼睛是多么聪明而自信！

勃瑞赶快站了起来。那对聪明而自信的眼睛在打量着这位高个子、褐皮肤的青年，多么勇敢，多么刚强，多么年轻！他的心里也在想着：“天呀！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东西有这样的可爱！”

玖丽也抬头望着，她忽然感到自己太幼稚了，太粗俗了，